

七夜
夜夜绝伦 第1夜

我和一个 日本女生

抗太阳·著

最动人的燃情小说——激情、纯情，总有一种情感会深入你的灵魂
迷人的纯情、燃烧的诱惑，激情的青春，爱与恨的轮回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本作品在网易连载，两个月点击突破1000万；之后转战新浪原创，四个月人气突破8000万；网友转载至搜狐原创，点击量突破2亿；《山楂树之恋》之所以畅销，是因为与本作品进行了对比宣传……



新浪读书



腾讯读书



搜狐读书



天涯社区



晋江原创



91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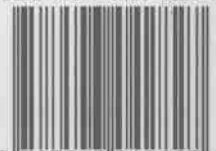
联合推荐

一个中国男人与一个日本女生的激情爱恋
作品电视剧改编权已天价拍出，大陆、台湾两地同步推出实体版图书

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本小说在网上总点击量已突破**1000000000**！

上架建议 畅销小说

ISBN 978-7-5430-4282-7



9 787543 042827 >

定价：29.80元

我和一个日本女
理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和一个日本女生/抗太阳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9.6

ISBN 978-7-5430-4282-7

I. 我… II. 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6703 号

著 者:抗太阳

责任编辑:雷方家

封面设计:蒋宏工作室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http://www.whcbs.com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16

印 张:25 字 数:280 千字 插 页:2

版 次: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.01.

头一遭从上海到西安，不为看兵马俑，而是为了参加公司在西安举办的行业展览会。

人说出差和旅游，是艳遇概率最高的两件事儿，这话应该还是有道理的，可转眼间，几天的展览会就结束了，没想到我这一五官端正、不缺胳膊少腿的正常男人，居然一点艳遇的火花都没沾着，那是相当的遗憾！这现实生活就是残酷，要换成偶像剧里，我一个人在大街上走，肯定就有一富家千金大小姐开着奔驰跑车把我给撞了，接下来，丢给我一只水晶大皮鞋作为赔偿，一个灰小伙儿的爱情故事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

距离飞机起飞还有四个多小时，我随意地在附近的商场里逛了逛，准备买些西安土特产。商场的角落有一个开放式的日本商品专柜，就是酱油当橄榄油卖的那种。我走过去，一眼瞟过去，只看顾客，不看商品，一个身材火辣、打扮时尚的妹妹映入了我的眼帘。

我刻意移动脚步，潜伏在她的身边，开始装傻，就是懂装不懂呗，把她当服务员一样问，哪种水果软糖好吃。她倒是相当热情，满脸笑意地开始给我介绍，一开口，我就心花怒放了，生硬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，眼前这个娥眉螓首、皓齿朱唇、曲线玲珑、身材曼妙的大美人儿啊，是个国际友人。

不是韩国人就是日本人，其他东南亚方位的皮肤不会有她这么好，白！我只好说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，和她慢慢玩对白，为了配合她说话的语调，我感觉自己都口吃了。“留学生？”我问别人问题的时候习惯笑容满面，这样可以给对方放松警惕。“嗯，读中文系。”我心里暗忖，不光是你，等中国强





我和一个日本女生

大到一定程度，全世界都得读中文系。“我从上海来西安出差。”我得说点儿主要的。“真的啊？我暑假要去上海实习呢！”她显得有些兴奋。

世界比较小，事情比较巧，这样一来，想不拉近距离都困难了。“到上海后联系我，我带你去爬东方明珠。”我微笑道。“太好了，谢谢你哦，我叫洋子，你呢？”她一双大眼睛看得我心慌。我没有回答她，很绅士地拿出一张名片，递给她。关键时刻，男人，还是得玩深沉！

由于时间比较紧，我还赶着去机场，所以没有多说什么，也没有问她的手机号。我想，如果她要找我，她自然就会联系我，否则，就算问了她的电话号码也是白搭。爱情三十六计哪一计最管用？欲擒故纵！

从西安回到上海，指尖所触及的浮华明显清晰。下飞机的时候已是夜晚，上海的夜生活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夜生活代表一种文化，一种格调，一种情绪，一种时代特征。我喜欢喧嚣，因为我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，生活中什么都可以缺，但不能缺朋友。

西哥是我的死党，没别的爱好，就喜欢泡一类的活动，比如泡妞、酒吧等。酒吧，西哥喜欢有领舞女郎的那种。通常情况下她们身上只有两片布，在高高的方形台子上一站，就会随着隆隆的电子节奏，向台下成年和未成年男女炫耀她们的青春和性感。我和西哥最喜欢干的事儿，就是站在领舞台边仰着头跳舞，这样只要稍稍抬头，翻一翻白眼，就可以察觉到一些令人兴奋的色彩。几个小时下来，唯一的感受就是脖子特别酸，也不知道老了会不会落下颈椎病的后遗症。

既然要享受上海的夜生活，自然不能少了西哥。打了西哥电话约他一起泡吧，西哥扯着喉咙愤世嫉俗地喊：“老子在重庆出差呢！”这让我很扫兴，这孙子出差真会选日子。我埋怨道：“怎么突然跑重庆去了？”西哥大声道：“还不是我们部门老王，本来是他的客户，谁想到昨晚他突然嘴肿得跟两根香肠似的，这不领导担心有损公司形象，就临时调遣我了，估计得待上一个礼拜。”我哈哈大笑：“他是不是把老婆的丰乳霜当牙膏用了？”西哥爽朗地笑：“要真有那功效，我改天也换个地方涂涂看。”

我一个人来到了酒吧，大厅里的音乐分贝让耳朵实在吃不消，所以我

双手捂着耳朵钻进了小厅。小厅是慢摇吧，里面人比较少，以 hipop 音乐为主，不像大厅那么噪。我找了一个吧台边上的高脚椅坐了下来，叫了一杯黑方，点燃一支香烟，眯着眼睛看着玩意正浓的那些习惯在黑夜中释放激情的男男女女。

坐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尿憋得慌，我起身去洗手间，从小厅到大厅的通道很狭窄，走到中间的时候，突然一阵嬉笑声传入耳朵，随即我就感觉自己被两团软软的东西撞了一下。三个很年轻的女生，估计还是学生吧，你追我赶地把狭窄的过道塞得严严实实。撞我的女生红着脸对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我微笑道：“是我占了你便宜，应该是我说对不起。”后面两个女生应该是她的同伴，立刻跟着起哄道：“光说对不起可不行，要请喝酒的！”正中下怀，我对她们道：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在此先谢谢三位美女赏光了。”她们看上去都挺开朗活泼的，其中撞了我的那个女生漂亮得让我怦然心动，另外两个虽然比不上她，但感觉还蛮可爱的。总之，她们给我的感觉都不错，也可能是因为她们带着书卷气，青春逼人的缘故吧。女人可以不漂亮，但一定要可爱，这点我们必须得承认。

我虽然觉得膀胱很胀，但还是和她们一起回到了吧台，有些机遇不及时把握，很可能就被别人占了，我没傻到那种程度。她们三个坐在我的旁边，紧挨着我的，就是撞到我的那个女生。原来撞我的这个女生叫萧然，另外两个女生，一个叫浩浩，一个叫小珍，还在读大学。萧然叫了一瓶依云矿泉水，轻轻地打开瓶盖，很淑女地喝了一口。我注意了一下，她的嘴唇很红，是那种自然娇嫩的红，没有任何化学物品的点缀和装饰，这让我心里不由得感叹，年轻，忒好！

和她们聊什么好呢？当然要让她们感觉我的与众不同。聊萝卜白菜？这个应该找生活在机关大院里的大妈。聊影视明星和偶像剧？这个对初中生高中生可能还差不多。聊两性话题？那我还担心她们误认为我是午夜电台敏感话题的主持人。想来想去，只有文学和音乐才是最有格调的东西。女人即使不懂，只要你能聊，她们一样会感兴趣，就是装也要装懂的，因为她们不会在陌生男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俗气，何况，她们本身就不是俗气的人。文学，谁没读过书？谁不知道鲁迅和托尔斯泰？但是这些东西要





我和一个日本女生

想深入很难，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懂，何况这个东西太枯燥。那当然是聊音乐了，聊口水歌？那只能说你这个男人不成熟，没有品位。想让人听得云里雾里的同时，又不得不钦佩的最佳方案，就是古典和摇滚。这是两个极端，最好两者都了解一点，如果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谈，那就更加完美了。不巧的是，这两种风格，我最拿手。

我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摇滚思想倡导自由开始一直侃到90年代的反战，滔滔不绝，偶尔还不忘引经据典。我口若悬河，从睁着眼睛侃到闭着眼睛，侃不同的风格流派，侃影响摇滚乐坛的神话人物，侃摇滚音乐中所包容的精神理念，听得她们一愣一愣的。聊完之后聊古典，从莫扎特到柴可夫斯基，一刻不停。不侃最简单的，就侃最复杂的，认准一个理儿，越是不懂的，就是越好的！侃到最后，我自己也晕了，不求对错，只求过瘾。

我一边侃，一边喝酒，很快就感觉有点飘飘然了，脸也红到了脖子根，像极了情窦初开的小处男。反正醉了，那就干脆装得更醉吧，反正我这个人喝酒就上脸，关二哥一样。酒也喝完了，摇滚也侃完了，该回家了。她们扶着我一路走到大街上，萧然搀扶着我的右手，我有意地往她身上靠，走路时偶尔会碰到她的胸部，她可能以为我真的醉了，也没在意。我心里特内疚，又占了一个纯真小姑娘的便宜，实在太禽兽了。萧然搀扶着我上出租车，关车门的时候，我塞了一张名片给她，告诉她，以后你们想喝酒的时候就找我。萧然没有说话，朝我笑了笑，挥了挥手，就这样和我道别了。我依然如故没有问她的手机号，也许我这个人，更喜欢守株待兔。

机遇是上天安排的，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。我一直很相信这个说法，认为只要你用心去留意，总会偶遇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。当然，对于每个人来说，美好的含义也许不一样，好比乞丐可能会因为一个好心人施舍的面包而觉得生活美好，但我可能就会因为遇到一份真挚的感情，或者是一场艳遇而觉得是上帝对我的额外恩宠。我这个人很热心，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帮助身边的人，对我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，我从来不会认为他们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总是以真诚去对待他们，我想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。

回到上海有一些日子了，我还是怀念西安的那个洋子，她与生俱来的一股妖气让我有点无所适从。她说她要到上海来找我，我想她说的也许是

真话，也许只是一个随意的希望。对任何事情希望越小，失望就会越小，一切随缘，从来就是我的生活态度。

洋子一直没有联系我，别说电话，短信也没一条。男人都犯贱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，很遗憾，我也是男人。我克制不了内心强烈的渴望，渴望能收到她的短信，或是接到她的电话，再听听她那生硬可爱的中国话。同时，我也希望她一直不和我联系，让我一直在焦躁中默默等待，等待那一份遥不可及的希望。

沉闷的天气，烦躁的下午。晚上约了疯子在美林阁吃饭，疯子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我的好兄弟，虽说没有一起分过赃，一起扛过枪，但在销售工作的枪林弹雨中，没少一起出生入死过。

疯子是个很稳重的男人，年纪和我差不多，但看上去比我沉稳很多。其实疯子的稳重是一种假象，一旦和好兄弟在一起的时候，还不是小屁孩儿一样嘻嘻哈哈的。只不过不了解他的人，第一印象绝对是那种风度翩翩、成熟稳重的领导者。所以我经常笑话他，说要是哪个女孩儿喜欢上疯子，那肯定是有恋父情结。最有意思的是，疯子那假正经的样儿吧，偏偏又逗清纯少女喜欢，有时候真让我眼红。仔细分析下疯子的这个嗜好，也不为过，现在公司招人也是有工作经验的优先，谁喜欢刚毕业的大学生啊，那还得培训上岗，多麻烦！所以，我不止一次劝说疯子，以后你讨老婆，找个带孩子的，自己都不用生了，省事儿！

酒肉穿肠过，美女心中留。男人一起喝酒，话题自然少不了女人。尤其是在酒精的刺激下，男人的荷尔蒙激素会成倍地增加，迅速在大脑皮层累积，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就开始犯晕，一犯晕，就开始条件反射产生邪念。我瞟了疯子一眼，还没开口说话，疯子和我就异口同声道：“去泡吧！”别以为我俩正经，我们说的去泡吧，是去泡妞吧的简称。

我和疯子带着几分醉意，打车直奔酒吧。一路上，疯子问我西安认识的那个洋子现在进展如何。我笑呵呵地道：“还一直没有联系我呢，搞得我心痒痒的。”疯子神秘地笑笑：“联系你了也没用，总不能从上海跑到西安吧。”我哈哈大笑：“什么时候说话学西哥那腔调了！”就在我们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，我兜里的手机响了，掏出来看了一眼，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




我和一个日本女生

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电话接通了，很年轻的女孩儿声音，似曾相识，但却又没有太多印象。

她说她是小珍，那次在酒吧认识的，问我还记得吗。我马上有了印象，但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却不是她，因为对她的印象还比较模糊，但对于那个叫萧然的女生，直到如今，她那甜甜的小酒窝依旧在我心中清晰如初。我对小珍道：“我当然记得你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小珍欲言又止，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我安慰她道：“别急，慢慢说，你这么突然找我，肯定有事儿，对吗？”小珍显得比较焦急，支支吾吾问我：“你还记得萧然吗？”我对小珍道：“嗯，当然记得啊，那个有酒窝的女孩子。”小珍焦急道：“她出事了，你能帮她吗？”我心里一紧，问她：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可小珍就是不说，说是电话里说不清，希望我能马上过去一趟。说完，就给了我她们的地址。

我心中对萧然一直有一丝隐隐约约的牵挂，这种牵挂经常让我感到幸福甜蜜。就好比我经常买彩票一样，明知道中奖几乎不可能，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买，就是因为买的不仅仅是彩票，而是对生活的一种期望，正是这种期望，让我对生活永远充满了幻想。我义无反顾地叫师傅停车，在疯子埋怨的眼神中，我重新打了一辆车直奔她们的住所，车窗后面，似乎还能看到疯子那张仍未合拢的大嘴。

从小珍的语气判断，应该不是什么小事，而且从她们找萍水相逢的我来帮忙，就说明要么是她们对我有好感，觉得我可以信任，要么就是她们不想让熟悉她们的人知道现在发生的事。

我一路不停地催促，师傅只能把桑塔纳当F1开了，这师傅，就是命没舒马赫好，其实技术好像差不多。按照小珍给我的地址，我敲开了她们的房门，闺房淡淡的香味扑面而来，但我却没有心情去慢慢体味。小珍已在客厅里等我，带着我走进靠南的一个房间。推开房门，我一眼就看见了脸色苍白的萧然，一脸痛苦的表情，静静地躺在床上。床边坐着的应该是浩浩，她正在不停地用热毛巾敷萧然的额头。此时的萧然，弱不禁风，让我心底隐隐作痛，也许是一股发自内心的怜悯。我走过去，坐在床边，用手摸了摸萧然的额头，出奇的烫。转过头问小珍：“怎么烧得像火鸡？早

该送医院啊，啥病？”小珍欲言又止。两行滚烫的泪珠悄然从萧然脸上静静滑落，掠过我冰冷的手，触痛了我多情的心。

都沉默着，我急了，提高音量又问了一遍：“都哑巴了？说话啊，等烧成植物人了再说是吧？”小珍犹豫再三，终于开了口。萧然刚升大二时，认识了比她大一届的一个男生，叫贾锋。贾锋花样百出地疯狂追求，很快就俘虏了萧然年轻纯真的心，两个人两情相悦地开始了人生美好的初恋。

两个月前，在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，怀着侥幸心理，两个人终于冲破了最后一道防线，但是，上天却毫不留情地惩罚了萧然。最近，萧然一吃东西就反胃得厉害，这才意识到可能出问题了，马上买了早孕试纸，两条红线如同晴天霹雳，粉碎了她仅存的最后一丝幻想。六神无主的她赶快打电话向贾锋求救，但从早上到现在，他一直以种种借口，始终没有跨进这个房门一步。被迫无奈，萧然让小珍到医院买了流产的药片，一下吃了两片，从下午五点开始，小腹就隐隐作痛，以为这是正常反应，忍忍就好。但是疼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，让萧然死去活来，直到这个时候，三个女生还以为是药物流产最后阶段的正常反应。晚上十一点时，萧然坚持不住了，下身开始出血，疼痛伴随着高烧让她几度昏迷。惊慌失措的小珍和浩浩无意间看到了萧然桌上的名片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打通了我的电话。

我肺都快要气炸了，就为了身边这个只和我见过一面的女生。我说不清楚我究竟气什么，但他妈的就是极度不爽，也许是因为萧然破坏了她在她心中的美好形象，也许是因为那个无耻的家伙比我更加无耻，竟然比我捷足先登。但最困难的时候，她们想到了我，这一点让我感到欣慰，毕竟这种信任对于一个陌生男人来说绝对是一种莫大的虚荣。

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再劈头盖脸地教训她们，我一把掀开被子，眼前的萧然只穿着一件内衣，已经被鲜血染透了，白皙纤细的大腿上还留有斑斑血迹，让我差点心酸落泪。我一下抱起萧然，冲出了房门，小珍和浩浩慌乱地紧紧跟在我的后面，赶上来给萧然身上盖了一条毛巾毯。出租车后座上，我紧紧抱着奄奄一息的萧然，不肯松手。都两个月了，还药物流产，猪都比她们聪明，老子真恨不得扇她们几个巴掌，好好给她们上堂生理卫生课。



我和一个日本女生

到了医院，我跑上跑下，挂了急诊，医生问了一下情况，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，问我是不是想害死她，然后让我在家属栏里签了字。我一大好人，成黑锅王子了，心里冤啊！

萧然就那样躺在移动病床上，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，呆滞的目光无助地望着我，看得我莫名心慌。人工流产，对于一个20岁的女生来说，是一辈子难忘的痛，我恨自己不能为她分担那份痛苦。我的心情非常复杂，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也不清楚该怎么去做，根本没有一丝头绪。

我和小珍、浩浩一起在手室外焦急地等待，直到萧然被安静地从手术室里推出来。雪白的床单盖在她身上，庆幸没有盖头，我稍微松了口气。医生出来了，卸下口罩，一脸严肃就是不说话，只是一边甩了甩手套，一边一个劲儿地摇头。一旁的我急得小腿抽筋，后门紧缩，几乎是在哀求，声音发抖道：“大夫，您别光顾着摇头，赶紧说句话啊！”医生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现在知道急了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没了！”我惊慌失措，双手发抖，惊恐万分自言自语道：“没了？”我盯着医生的眼睛，再次问道，“大夫，人没了？”医生沉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默默地盯了我片刻，径直递给我一张病历单，然后转身走开了。

我几乎是屏住呼吸看完了这张病历单，一张残酷的判决书。大致内容就是已有成形胎儿，在必须人工流产的情况下强行大剂量药流，已对患者子宫造成严重损害，可能会导致不育。总算还有可能两个字，就是说还有希望，但凡如此，不是死刑也算得上是个死缓。对于一个女人，对于萧然，这个结果似乎太过残忍了。人一辈子可以犯很多错误，但有些错误却是致命的，萧然犯的错误就是如此。我不知道这个结果会让萧然消沉多久，也不知道最终会对她的心理造成多大的阴影，但我明白，她要是真的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，那就等于她的一生已经被那个王八蛋给毁了。

我把病历单交给小珍，叮嘱她们俩千万别告诉萧然真相，就说一切正常。看着病床上恬静的萧然，她睡得那么香，像一个可爱的婴儿。我轻轻抚摸她的脸庞，感觉自己是一个父亲在抚摸自己的女儿，除了内心的悲痛，就是无穷的恨。是恨萧然还是恨那个王八蛋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麻药暂时让她忘记了一切，才会有如此安详的面容，不知道麻药醒来，她是否还会回忆

起地狱般的经历，是否还会对青春依然充满期望。我真的希望她永远不要醒来，这也许对她来说太残酷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也许是一种解脱。我不是一个冷酷的人，我有太多的情感和忧伤，这种思绪极度混乱的情况下，我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善良，想象自己已是一个流氓，如果当时那个王八蛋在我身边，我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撕成碎片，扔进马桶，把他冲到大西洋黑暗海底的最深处，让他永远不得超生。我暗暗咬牙，一定要给那个王八蛋一点颜色看看。人就是这样，冲动不需要理由，情感不需要借口。

麻药的药效慢慢散去，痛苦如同万恶的虫子慢慢侵袭着萧然的痛感神经，她美丽的脸甚至因为强忍的痛苦而扭曲。但自始至终，她没说一句话，只有泪水，无声地落下，一串一串，滴落在我的手心，融化在我的心里。我真的好想看看那天晚上她可爱的小酒窝，但她现在又如何能像那天晚上一样那么轻松地笑呢！我也不想多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俯下身，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，迟疑了一下，然后我的唇碰到了她没有血色的嘴唇，深深地吻，投入了我所有的感情。我无法分辨自己的真与假，无法分清是真诚还是怜悯，是接受还是施舍，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做了，希望这能够带给她一丝希望。我从不否认，我是一个多情的人。

.02.

冲动是魔鬼，如果这次冲动是错，那也只能一错再错，对于此时的她，我别无选择。回到她们的住所，已经是凌晨四点，我没有一丝睡意。萧然好不容易才入睡，也许她是真的累了，这么大的打击足够让她身心疲



惫。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默默抽烟，一支接一支。浩浩仍然坐在萧然的床头，看着她，不时为她擦擦额头上的冷汗。小珍坐在我的身边，对我轻声说了声谢谢。这个时候我才仔细地看她，一脸的倦容，似乎是她自己经历了这一切。我让她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上课。小珍一下从侧面抱住了我，我明白她太需要一个肩膀来依靠，替她分担心中的那份苦楚。小珍丰满的胸部无意识地贴在我的右臂上，她如同小孩子一样在父亲的肩膀上痛哭流涕，边哭边说她很难过。我苦笑，让她别哭了，免得我更加烦躁。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，后悔有什么用？她却哭得更加厉害，让我心烦意乱。我铁青着脸，突然怒吼道：“你他妈别哭了，你们自己放纵自己，怪谁，啊？怪谁啊！”我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恨意，恨她们自己不争气，恨她们太幼稚，恨她们对自己的不负责任！小珍抽泣得身体不停地发抖，对我道：“我，我，我没，没有……”我感觉自己眼中闪现出狼一样的光芒，恶狠狠瞪着小珍道：“你没有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你装什么装？”小珍急得跺脚，哭诉道：“我就是没有，萧然，她，她也是被人骗才这样的……”

小珍越是着急解释，我反而越是觉得虚假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如同法海和尚遇到兴风作浪的青蛇一样，不收了她似乎难解心头之恨。魔由心生，无所谓正邪，我真切感觉到已经无法控制自己，仿佛自己就是魔鬼重生，所有的愤怒我需要有一个方式发泄出来，不然我感觉自己会立刻死掉。什么伦理，什么道德，什么情感，统统让它们见鬼去吧。我一把拉起身边的小珍走进了她的房间，她一脸惊讶地望着我。我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一把将她推倒在床上，然后开始撕扯她的衣服，因为是夏天，穿的衣服并不多，我一用力，就将她的白色衬衣从头拉开，顿时小珍春光乍现，黑色的胸衣紧裹着发育成熟的胸部显露在我眼前。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开始拼命地挣扎，但她毕竟是女生，力气和我相差太远，何况我已经变成了一头失去理智的禽兽。我没有费太多力气就解开了她黑色的胸衣，一刹那，她剧烈颤抖的身体和惊恐的眼神，尖锥刺入骨髓一样刺激着我的原始欲望。我意识似乎有些模糊，开始忘记周围的一切，心中只有无情的愤怒。小珍年轻的身体如同荷花一样绽放在我的眼前，在她怨恨的眼神下，我扑了上去……

我瘫软在床上，这个时候才发现小珍一直咬着我的右手臂，一阵痛楚

传遍我的全身，让我犹如从梦中醒来。小珍蜷缩着发抖的身体在一旁小声地哭泣，目光呆滞。这一刻，我彻底傻了，我伸手拉了一下小珍。小珍条件反射般后退，抱着双膝，蜷缩在一起，怨恨地望了我一眼，然后又开始低头哭泣。她伤心欲绝的哭泣声和她牙齿带给我手臂的痛楚，唤醒了我仅存的一丝良知，我凑过去要抱她，却被她狠命地一把推开。我默默地看了看她，对她说对不起。然后我起身准备去洗手间，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却看到床单上殷红一片，我顿时呆若木鸡。

我冲进卫生间，打开淋浴器，冰冷的水倾泻而出，立刻将我冲了一个透心凉。虽然是夏天，但我依然能够感觉到一丝寒意，也许是来自内心。我一动不动宛如老年痴呆，任凭冷水冲击着我的身体四处飞溅，任凭头发随着水流的冲击肆意挣扎摇摆，看着镜子当中的我，无比恐怖丑陋，仿佛撒旦重生。

回过神来，我匆匆擦干了身体，走向小珍的房间。路过萧然的房间时，看到浩浩已经趴在萧然的床边，睡得格外香甜。过度的身心疲惫让她们的承受能力到了极限，看着萧然脸色苍白的样子，我怒其不争，哀其不幸。可是再想想，我又有什么资格呢？我坐在了小珍的床边，她已经穿好了衣服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那种眼神让我不寒而栗。我伸手过去想擦去她脸上的泪痕，但随即被她用力地挡开，仍然用刀一样的目光盯着我。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，她肯定恨不得杀了我才舒坦，如果真的这样可以让她们好过点，我也愿意承受。我如同一只失去方向的蝼蚁，一直就这样随波逐流，自己从来就没有珍惜过生命。终究会有停留思考的一刻，但我自己却不知道是何时何地。

我点燃一支香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浓烈的烟雾全部钻入我的肺部，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毒素，就可以让我忘记一切痛苦。如果我能预料到以后发生的一切，那么此刻我会在香烟上刻上萧然和小珍的名字，让她们永远停留在距离我心脏最近的地方。我用力抹了抹脸上残留的水珠，然后抬头平静地看着面前出奇愤怒的小珍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对不起。”随后，我解下脖子上跟随我三年的那条项链，小心地给小珍戴上。庆幸的是，她没有拒绝，但眼神的犀利程度，却依然没有丝毫减弱。我想，也许她只是不想



动，不稀罕和我做一些无聊的纠缠，大不了我离开这个房间后，她可以把项链一把扔进马桶，冲它个无影无踪。我再没有多说一句话，转身离开了她们的住所。

天已经开始发亮，新的一天又来了。我没有马上叫车，而是一个人静静地空旷的大街上慢慢地走。我想走回去，两个站头之后，开始感觉腿有点发麻，终于明白了那些朝拜的虔诚信徒，有着多么坚定的毅力和决心。我决定要教训一下那个王八蛋，心意已决，赶紧拨了一个电话给疯子。疯子睡梦中被我吵醒，有点不耐烦，嘟囔道：“你他妈存心不让我好过，明知道昨晚我气得没睡好，今天还这么早打电话给我，现在还腰酸背痛呢，接你个电话感觉骨头都散架了。”我没有心情和他贫嘴，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平静地叙述了一遍。电话那边，立刻传来震耳欲聋般的吼叫：“鸟大的事，包在我身上，下午我找你，不过让我睡个安稳觉先。”我苦笑道：“行，你孙子睡吧，最好别醒了。”

中午的时候，我发了消息给小珍，问她萧然情况如何。她说脸色比昨天好多了，让我不要担心，她们会照顾她。我说现在我更担心的是你。然后她就没有回消息，我一连重复发了六遍，还是没有收到她的回复。我想，既然如此，应该是她不想回了，难免心里一阵失落。我开始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，实在没有心情去公司了，就当今天给自己放一天假吧。路边正好有一个卖刀的藏民摆地摊，我一下来了兴趣。挑选了一把大约三十公分长的藏刀，摸了摸刀口，真他妈锋利。开价一百八十元，简直就是抢劫嘛，讨价还价一番，最后三十元成交。我找卖刀的要了一张报纸，把刀一层一层小心地包好，奶奶的，今晚就靠它为民除害了。

下午三点的时候，疯子过来了，我们找了一家就近的避风港，径直走到最里面靠窗的位置，坐了下来，开始商议行动计划。疯子一旁摩拳擦掌，说自大学毕业后好久没有试过空手道了，激动啊！说完，疯子还掏出一副墨镜戴上，朝我摆了摆造型，故意露出冷酷的微笑，有点香港黑社会老大的味道。疯子问要不要找点家伙带着，我说准备好了，说完拉开衬衣的一角，露出别在腰间报纸包着刀刃的藏刀。疯子顿时花容失色，警惕地朝周围看了看，紧张地道：“老抗，不会来真的吧？”我鄙视疯子道：“你

孙子想缩？”疯子愣了片刻，拍着胸脯道：“什么话，我是吓大的主儿？”

六点多的时候，我和疯子在贾锋的学校找到了他，将他羁押归案，带到了萧然她们的住处。看到这情形，小珍有些惊讶，但还是开了门。疯子一把将贾锋那个杂种推进了房间，到了目的地，他是插翅难飞了。可能是因为人多的缘故，小珍没有像昨天那样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好像我和她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，这样我反而感觉很不习惯。我给小珍介绍了一下疯子，这时浩浩也从萧然房间里面走了出来。那个王八羔子一见形势不对，马上换了一副奴才嘴脸，问道：“小珍，萧然这……这到底怎么啦？”小珍怒斥道：“你这畜生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，你还有脸问？”我听着小珍这话，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，怎么感觉好像也在骂我。心中一股无名怒火涌上心头，我一脚就把贾锋那杂种踹到了地上，指着他道：“孙子，你他妈再装，老子今天就废了你！”疯子也冲上去，对准他屁股狠命一脚，恶狠狠地道：“让你风流快活不负责任，活该！”疯子块头大，以前又是校足球队，这一脚够他消受，果然这孙子顿时表情异常痛苦。我一手抓住他的头发，连拉带拽地将他拖进了萧然的房间。萧然早已被外面的动静吵醒了，看到贾锋这个狼狈样出现在自己眼前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很不是滋味，毕竟两个人一起一年多了，多少还有点感情。女人就这样，总是心太软，给了男人太多机会。

我看到萧然一副可怜他的样子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！我一边用脚踢他，一边指着萧然，恶狠狠地问：“心疼了是吧？你问问他你做人流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心疼？”我被气糊涂了，也不清楚究竟骂了他们俩多少损人的话。最后他们俩都哭了，什么鸟恋爱啊，就他妈是小孩子过家家。贾锋不停地求饶，说他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好好对萧然。我转过来问萧然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萧然犹豫了一下，失望地摇头，坚定道：“没有以后了。”

我用手指不停地敲贾锋的头，敲得咚咚响，问他听到没有，以后别再烦萧然。贾锋小鸡啄米一样点头道：“大哥，以后肯定不烦她了，以后再烦萧然我就是孙子，行了吧？”萧然听到这话，自然很伤心，刚刚强忍住的泪水又开始哗啦哗啦地流，鄙夷的眼光瞪着贾锋。我心里道，使劲儿瞪，给我瞪死他！这时小珍走了过来，对我道：“你放他走吧，别搞出事

